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張樹幟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四

宋 祝穆 撰

仙佛部

仙 女仙附

羣書要語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制字人傍山釋名羽化蟬蛻六帖羽蓋霓旌霞衣風馭同上吸沆瀣飧朝霞大人賦天上白玉京玉城十二樓史玉醴金漿交梨

火棗此則騰飛之藥不比金丹若體未真正穢念盈懐恐此物不肯來也真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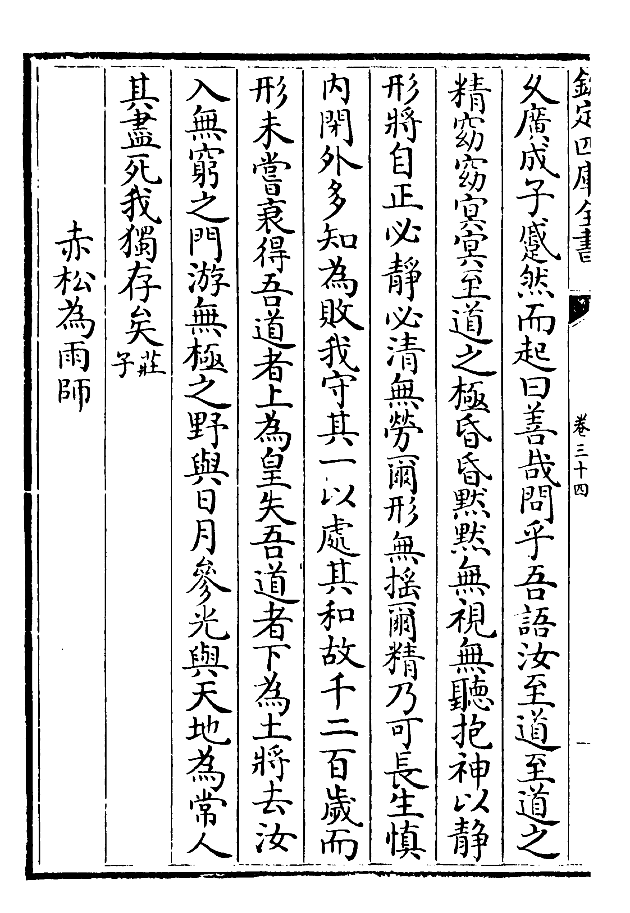
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有死而更生者有未斂而失其尸者有髮脱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向曉向暮去者為地下主集仙録

詩句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韓詩

古今事實

崆峒問道

黄帝立為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自治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又奚足以語至道黄帝退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黄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



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必静必清無勞爾形無揺爾精乃可長生慎内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我獨存矣莊子

赤松為雨師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時為雨師列仙傳

偓佺食松子

偓佺采藥父也好食松實體毛數寸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時受服者皆三百歲列仙傳

彭祖長壽

彭祖諱鏗帝顓頊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

不衰少好恬静惟以養神治生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專善於補導之術列仙傳

穆王宴西王母

周穆王名滿立時年五十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天下以倣黄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為右造父為御又觴西王母於瑶池之上王母謡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又無死尚能復來祭父自鄭圃來謁諫王以徐偃之亂王乃返

國宗社復安

關令尹之生

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綃流繞其身及眞人生時其家陸地自生蓮花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墳索善於天文秘緯仰看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其眞狀老子感焉內傳

老子之生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其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而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又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又有老聃之號老子黄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疏齒方口厚唇額有參午達理日角天庭鼻骨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三五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父壽故號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醴金液治心養性絶穀變化役使鬼神之法列仙傳

子喬乘鶴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求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項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蕭史吹笙

蕭史秦繆公時善吹笙能致白鶴孔雀公女字弄玉好之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鳳凰來止其屋

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夫婦一旦皆隨鳳凰飛去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

琴高乘鯉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皆潔齋候於水傍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去

安期生賣藥

安期生琅琊阜鄉人賣藥海邉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萬出阜鄉亭皆置而去留書以赤玉舄一兩為報曰後千歲來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輙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列仙傳

橘中二老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因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

如三四斗盎巴人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黄十二枝紫絹帔一幅絳臺山霞實散二劑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熊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於橘中耳有一叟曰

僕饑虛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鬣囷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秦皇求仙

始皇東游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

盧敖求仙

盧敖遊玄闕在北海至蒙轂之上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渠頭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敖慢然而下其臂遁乎碑下敖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敖曰敖少好游背羣離黨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敖為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㝗之野北息乎沉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沉沉之汜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予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上

乃舉臂聳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不亦悲哉敖燕人秦皇召為博士使求仙淮南子

漢武求仙

漢武帝時方士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上欣然庶幾遇之復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乃止遂去並海上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王母蟠桃

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乘紫雲之輦駕五色斑龍上殿自設精饌以柈盛桃七枚帝食之甘美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結實又南窻下有人窺看帝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我鄰家小兒東方朔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子此子昔為太上仙官但務游戲太上謫斥使在人間漢武內傳

華表丁令威

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高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不知名字搜神記

薊子摩銅人

薊子訓不知所來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

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欲咲終日不盡去後數十處皆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顔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公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搜神記

李少君道術

李少君字雲翼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絶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活安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

之即愈乃上言臣能凝須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服之白日升天身竦則淩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遍乘白鴻而九陔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授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於是上甚尊敬為立屋第漢武內傳

封君達活人

封君達隴西人號青牛師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道上有病死者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

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内傳）

遇羨門子

紫陽真人周義山聞有藥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蹻經乃追尋之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鶴執羽蓋佩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君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子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遠越江河來登此何索（列仙傳）

長房遇壺公

後漢費長房爲汝南市掾市有老翁賣藥掛一壺於肆頭市罷輒入壺中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殽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後從壺翁求道入深山於羣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屋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囓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令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

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投葛陂中又作一符曰以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以竹杖投葛陂顧視則龍也遂能鞭笞百鬼驅使社公

魏伯陽服丹

後漢魏伯陽者吳人也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乃曰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服丹入口即死弟子服之亦死餘二弟子遂

不服乃共出山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内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皆仙去乃作手書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三卷以論作丹之意

王喬飛舄

王喬漢顯宗時為葉縣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鳧從南方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舄乃四年時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

人擁排終不摇動喬曰天帝獨名我耶乃沐浴寢其中葢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上自成墳

梅福為仙

梅福為南昌尉時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傳以為仙

葛洪屍解

葛洪字稚川亡時年八十一視其貌如平生體亦柔弱舉屍入棺其輕如空衣時咸以為屍解得仙

雞犬舐鼎

淮南王安臨仙去餘藥在鼎中雞犬舐之並得飛昇故雞鳴雲中犬吠天上

董奉種杏

吳董奉侯官人有道術居山不種田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餘萬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羣獸游戲其下竟不生草嘗如芸治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

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嘗有人置穀少而取杏多者羣虎輒吼逐之

負局磨鏡

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磨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若有疾輒出紫丸藥與之莫不愈數十年後大疫每到戶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絶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所愈

葛玄道術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並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飯盡成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玄乃張口蜂皆飛入口都畢玄嚼食之是故飯也玄指牀使行指蝦蟆及諸行蟲飛燕雀魚鼈之屬使舞應節如人也玄以冬為客設生瓜棗夏致氷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錢出於

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又曰為客設酒無人傳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暝大雨流潦

讀石室書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嵇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

夜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所在列炁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

許真君斬蜃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愼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君謂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為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為黃牛真君以道眼遥觀謂弟子施太

玉曰彼之精怪化作黄牛我今化其身為黒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闘當以劒截彼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黒牛犇趁黄牛而來太玉以劒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却化為人先是蜃精化為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婿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變本形為吏所殺

李八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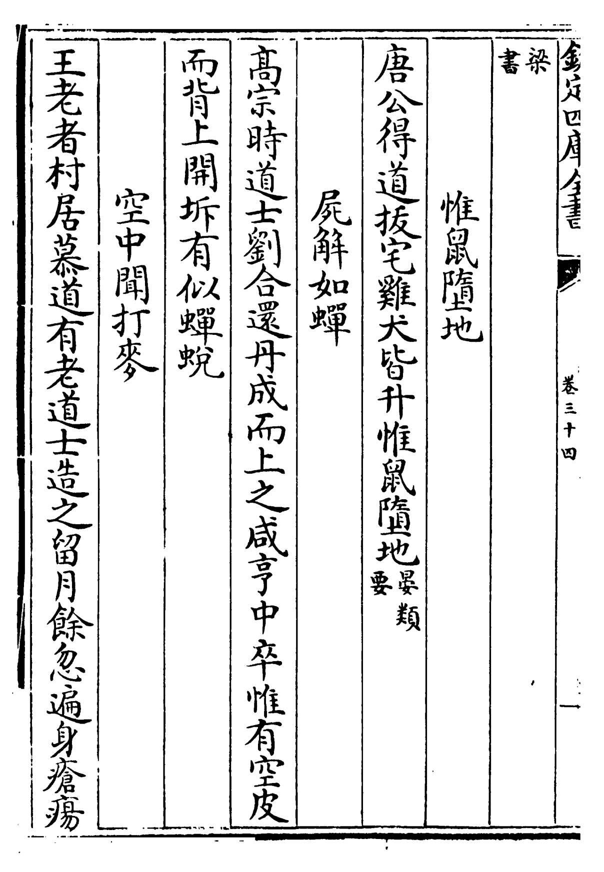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記之年八百歲因以號焉

隔兩塵

韋子威師事丁約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儒謂之世釋謂之刼道謂之塵也

弘景鍊丹

陶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賜黃金朱砂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



梁書

惟鼠墮地

唐公得道拔宅雞犬皆升惟鼠墮地晏類要

屍解如蟬

高宗時道士劉合還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惟有空皮而背上開坼有似蟬蛻

空中聞打麥

王老者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遍身瘡瘍

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即愈遂為置酒滿甕道士坐

甕中三日方出鬚髮皆黑顏如童子謂王老曰能飲此

酒可以仙去時方打麥王老全家飲之須臾皆醉忽風

動雲蒸一時輕舉居舍雞犬皆升空中猶聞打麥聲

希夷得道

陳摶字圖南隱武當山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

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垂拱初謂其弟子賈德昇曰

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室成遂化形於蓮花峯下張

趨谷中卒經七日肢體猶温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累日不散

金女 以下係女仙

西王母者金女也厥姓緱氏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隷焉 集仙録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鬒翠如雲肥潔如雪 女仙録

蕚緑華

萼綠華者女仙也上下青衣顏色絶整真誥

江妃解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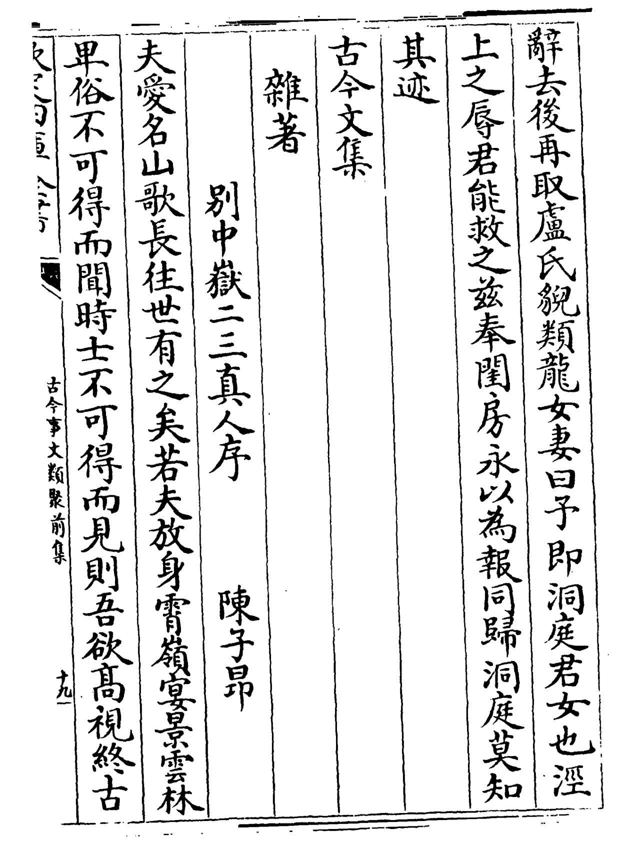
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出遊江湄逢鄭交甫不知其神也女遂解佩與之交甫受而懷之去數十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

毛女食松

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食松葉遂不饑寒列仙傳

洞庭君女

唐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也嫁涇川次子為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敢寄尺牘於洞庭之隂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見千門萬户曰靈虛殿一人被紫執圭取書進之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懦弱罹害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擘天飛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粧千百中有一人即前寄書者乃宴毅於碧雲宫宴罷



辭去後再取盧氏貌類龍女妻曰予即洞庭君女也涇上之辱君能救之玆奉閨房永以為報同歸洞庭莫知其迹

古今文集

雜著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宴景雲林卑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

一笑昔人嵩山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
跡金壇鳳笙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
增歎常謂烟駕不逢羽人長往去囂世走青雲登玉女
之峯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霓裳眇然冥壑
獨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公玄默洞天貫上
士幽棲牝谷玉笙吹鳳瑶裝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
汗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玆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
飲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冥骨甘矣豈知

瓊都命淺金籙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峯而失路塵

縈俗累復汨吾和仙人真侶永幽靈契翳青芝而延佇

遥會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絶紫烟去黄庭極仰

寥廓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

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則如楊朱岐路墨子素絲尚

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

之心吾今得之矣

古詩

飛龍引　　李白

鼎湖流水清且閒軒轅去時有弓劒古人傳道流其間後宮嬋娟多花顔乘鸞飛烟亦不還騎龍攀天造天關造天關聞天語長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兎所持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光下視瑶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

古風　　李白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絶中

有綠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忽自哂授以錬藥説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愴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别

又

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綠雲上自道安期生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飄然下倒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之四體輕將隨赤松子對博坐蓬瀛

又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宫邀上元瑶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

又

秦皇按寶劒赫怒振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架滄津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豈思農扈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為悲辛

感遇　陳子昂

吾觀龍變化乃知至陽精石林何冥密幽洞無留行古之得仙道信與元化并玄感非象識誰能測淪冥世人拘自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瑶樹安得采其英

又

深居觀羣動悱然爭朶頤羣動相啖食利害紛㿂㿂便便夸毗子榮耀更相持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

又

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七雄方龍鬬天下亂無君浮榮不足貴遵養晦時文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羣

又

荒哉穆天子殆與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日晩瑶臺樂豈傷桃李時青苔空萎絶白髮生羅帷

感興一首　　朱元晦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蓰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

讀道書作　朱元晦

失志墮塵網浩思屬滄洲靈芝不可得歲月逐江流碧草晚未凋悲風颯已秋仰首鸞鶴期白雲但悠悠

又

王喬吹笙去列子御風還至人絕華念出入有無間千

載但聞名不見氷玉顔長嘯空宇碧何許蓬萊山

詩話

洞賓遊岳陽

呂岩客字洞賓河中府人唐禮部尚書渭之孫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多遊湘潭岳鄂之間人莫之識嘗題岳陽樓詩云朝遊北粤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粗三入洛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飲東林沈氏

煕寧間湖州歸安縣之東林有隱君子沈思字持正隱於東林因以東老名焉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道人長揖東老曰知君白酒新熟願求一醉公命之坐徐覿其目碧色粲然光彩射人與之語無不通故知非塵埃中人也因出與飲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殊無酒色回曰久不遊浙中今為子有隂德留詩贈子乃擘席上榴皮畫相題詩於菴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

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黄金散盡為收書

雜著 以下係女仙

麻姑壇記 顔真卿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蛇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

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欲暫往如是便還還即親覲願不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要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綉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間

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為起立坐定各進行厨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為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即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

經心中念言背痒時得此爪以爬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以爬背耶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歷三年真卿判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松皆偃盖時聞步虚鍾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

以為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名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為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玄宗從之天寶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黄龍見玄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真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自麻姑發跡於茲嶺南真遺壇於龜原花姑表異於井山今

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曽妙行夢瓊仙而飡花絶粒紫陽姪曰德誠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巖法籙尊嚴而史玄洞左通玄鄒鬱華皆清虚服道非天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真卿幸承餘烈敬刻金石而誌之時則六年夏四月也

古詩

王母歌　李頎

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須臾王母見霓裳照耀麒麟車

羽盖淋漓孔雀扇手指玄梨遺帝食可以長生臨寓縣頭上復戴九星冠揔領玉童坐南面欲問要言今告汝帝乃焚香請此語若能鍊魄去三尺後當見我天皇所顧謂侍女董雙成酒闌可奏雲和笙紅霞白日儼不動七龍五鳳紛相迎惜哉志驕神不說歎息馬蹄與車轍複道歌鍾杳將暮深宫桃李花成雪為看青玉五枝燈蟠螭吐火今已絶

藍橋遇仙

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路何必崎嶇上玉京後經過藍橋渴一舍有老嫗揖之求漿嫗令雲英擎一甌漿水飲之航欲娶雲英嫗曰但得玉杵玉臼當與之後航得杵臼爲擣藥遂得娶而仙云傳奇

道士女道士附

羣書要語道生一老子大道者不可彊名也彊名曰大彊

字曰道〈真一經訣〉無宗無上而獨能為萬物之始故名無始運道一切為極尊而常處三清出諸天上故稱天尊〈大玄真一經〉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惟道是從從道為事故稱道士〈太霄琅書經〉道士有五一天真道士髙玄黄人之流也二神仙道士杜冲尹軌之例也三山居道士許由巢父之比也四出家道士宗倫彭諶之匹也五在家道士黄瓊籛鏗之倫也〈三洞道科〉

古今事實

棄妻遊山

晉許邁恬靜不慕仕進父母尚存未忍違親立精舍於餘杭懸溜山朔望時節還家定省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後改名玄徧游名山採藥莫知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本傳

絳帕蒙頭

孫策欲斬道士于吉諸將勸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捨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蒙頭鼓琴

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

諸君但未悟耳江表傳

詔賜鏡湖

賀知章遷祕書監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以鵝換經見鵝門

道士授官

唐玄宗時葉法善授銀青光祿大夫高宗時葉靜能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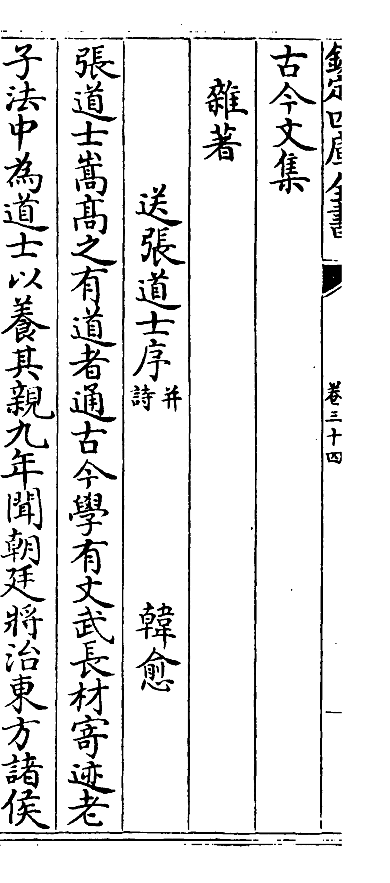
直翰林為國子祭酒

奏章天門見天門

遊廣寒宮見中秋門

謝自然係女道士

蜀女真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舟為風飄至一處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子微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乃囘求子微受度後白日上升續神仙傳



古今文集

雜著

送張道士序并詩

韓愈

張道士嵩高之有道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諸侯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士大夫多贈以詩而屬愈為序詩曰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

利害劒鋒白差差恨無一尺箠為國答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黄冠師臣有膽與氣不恐死茅炎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期寧當不俟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

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

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古詩

寄全椒山中道士　韋應物

今朝郡齋冷忽憶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煑白石遥

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

訪嵩陽道士不遇　孟郊

先生五岳遊文焰藏金鼎日下鶴過時人間空落影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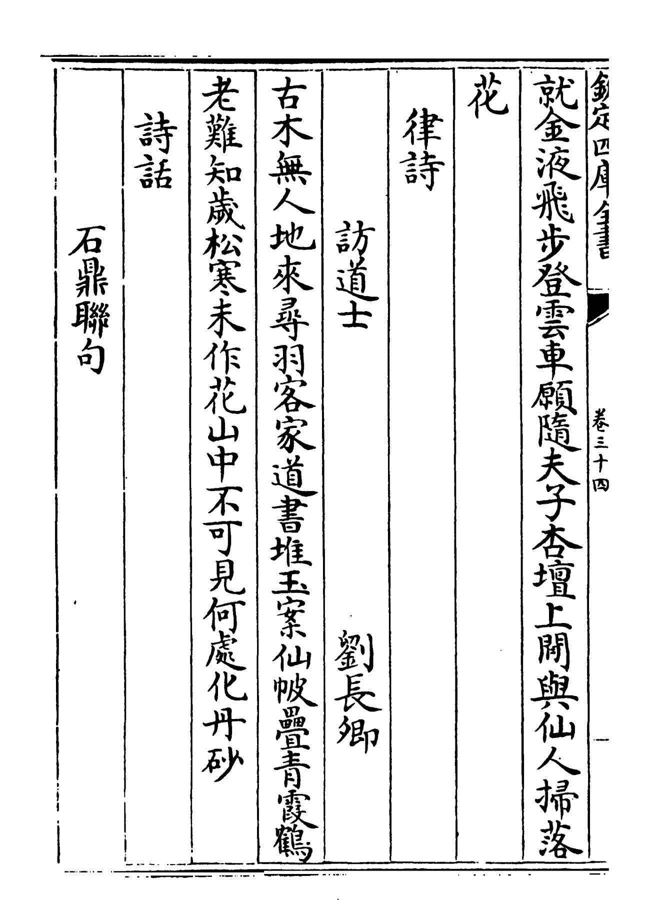
言一粒有不墮生死境何當列禦寇去問仙人請

宿葉師山房期丁鳳進士不至　孟浩然

夕陽度西嶺羣壑倏已暝松月生夜涼石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烟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攜琴候蘿徑

送王屋山人孟大融　李白

我昔東海上勞山飡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中年謁漢主不愜還歸家朱顏謝春暉白髮見生涯所期



就金液飛步登雲車願隨夫子杏壇上開與仙人掃落花

律詩

訪道士　劉長卿

古木無人地來尋羽客家道書堆玉案仙帔疊青霞鶴老難知歲松寒未作花山中不可見何處化丹砂

詩話

石鼎聯句

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詩彌明在其側貎極醜白鬚黒面長頸而高結喉喉中又作楚語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罏中石鼎謂喜曰子能與我賦此乎劉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吾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有似譏二子又髙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時

於蚯蚓竅微作蒼蠅聲皆脫頴含譏諷二子思竭起謝曰尊師非人也某伏矣韓文

古詩以下係女道士

華山女　韓愈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鍾吹螺閙宫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遂來升座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扃

不知誰人暗相報訇然震動如雷霆埽除衆寺人跡絶驊騮塞路連輜軿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釵脱釧解環珮堆金疊玉光青熒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宫顧識師顔形玉皇頷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匝脚不停雲牕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縁重浪憑青鳥通丁寧

謝自然　　韓愈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騃無所識但聞有神仙輕

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絶父母慈愛捐凝心
感魑魅慌惚難具言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
竽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氣明
滅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須臾自輕舉
飄若風中烟茫茫八紘大影響無由縁里胥上其事郡
守驚且歎驅車領官吏吒俗爭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屨
同蜕蟬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
神姦山林人可入魍魎莫逢旃逶迤不復振後世恣欺

謾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殘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王來此禍竟連連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為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寃來者猶可誡余言豈虛文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饑食在紡績耕耘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為棄其身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感傷遂成詠昧者宜書紳

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遊南嶽

李白

吳江女道士頭戴蓮花巾霓衣不濕雨特異陽臺神足下遠遊履凌波生素塵倦尋向南嶽應見魏夫人

送嵩山焦鍊師詩見嵩山門

律詩

送宫人入道　項斯

願隨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戴玉冠多誤拜

欲辭金殿別稱名待敲碧落新齋磬却進昭陽舊賜箏

旦暮焚香繞壇上步虛猶作按歌聲

道觀奉祠附

羣書要語觀樓也觀者於上觀望也釋名觀謂之闕爾雅今

道家亦謂之觀又曰宫多為祠官典領之地

奉祠真館　珠庭　琳館　香火之緣並見歐集

詩句四聖嚴追奉神遊遂此歸程伯淳崇福宫　衰遲愧宫職同上

古今事實

南京鴻慶宫

四聖神御在焉故朱文公謝表舊邦香火有嚴四聖之真

嵩山崇福宫見嵩山門

華州雲臺觀見華山門

臨安洞霄宫

漢武帝元封間開創祥符改洞霄宫山有五洞交扃九峯面挹千巖萬壑秀聚其中在餘杭縣西真鏡録

紹興鴻禧觀

鑑湖在紹興府城南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郭連屬峯岫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鑑若圖賀知章入道賜鑑湖一曲後以所歸宅為觀始曰千秋今賜名千秋鴻禧觀在湖上

隆興萬壽宫

晉太康間許旌陽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初旌陽學道於丹陽黄堂嘗以五色錦帷施於黄堂

及旌陽上昇錦帷飛還故宅鄉人為立遊帷觀祥符改
賜隆興萬壽宫額

江州太平興國宫

在廬山之隂唐九天使者祠明皇自言親見使者降於
殿庭因立此祠今為太平興國宫郡志

武夷冲佑觀

武夷山第十六昇真元化洞天昔有神仙降此曰武夷
君統録地仙授館于此兩岸絶壁人跡罕到清溪九曲

流出其間俗傳玉帝與太姥魏真人武夷君建幔亭綵屋數百間施雲裀紫霞褥宴鄉人男女千餘人於其上皆呼為曾孫酒行命奏賓雲之曲石壁上有室曰昇真洞洞中有神仙蜕骨莫記其數室前有黄心木棧又有四木舡兩兩相覆亦盛仙骸半枕室棧不墜不壊其下曰冲佑觀遊山者自此買舟泝流而上觀之郡志

成都玉局觀

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

地而出老君昇坐為道陵説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

台州崇道觀

此山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柏髙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宫即王子晉之所處唐有司馬練師承禎居焉連山峩峩四野皆碧茂樹鬱鬱四時常青大巖之前瀑布百丈故初構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微我練師孰能興之唐崔尚碑今賜名

崇道觀

建昌仙都觀

麻姑山去城十五里高九里至山麓石磴盤旋山腰而上乍平乍峻至山之半有瀑布淙下三十餘丈又登高巘旁有石池又百餘步入山門榜曰丹霞小有洞天其下有水簾巖有龍居之夾兩山間東望遠峯秀出如畫自是而入地勢寛平膏腴數百畝路之東南隅則碧蓮池坦途一望間即仙都觀乃蔡經宅麻姑王方平所會

之處

古今文集

古詩

紫極宮　李白

何處聞秋聲蕭蕭北窻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嬾從唐生訣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遊華山雲臺觀　孟郊

華嶽獨靈異草木常新鮮山盡五色石水無一色泉仙酒不醉人仙芝皆延年夜開明星館晴詠女蘿絃敬玆不能寐焚柏吟道篇

仙都觀乃王方平陰長生學道得仙之山　蘇子由

道士白髮尊面黒嵐氣染自言王方平學道古有驗道成白晝飛人世不留空後有陰長生此地亦所占並騎

雙翔龍霞綬紫雲擔揚揚玉堂上與世作豐歉

仙都觀　蘇子瞻

空山樓觀何崢嶸真人王遠陰長生飛符御氣朝萬靈悟道不復誦黄庭龍車虎駕來下迎去如旋風摶紫清真人厭世不回顧世間生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飡霞絕粒長辛苦安得獨從逍遥君泠然乘風駕浮雲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焉　蘇子瞻

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梅官柳西郊路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我欲歸尋萬里橋水花風葉暮蕭蕭芋魁徑尺誰能盡榿木三年已足燒百歲風狂定何有羨君今作峩眉叟縱未家生執戟郎也應世出埋輪守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會待子猷清興發還須雪夜去尋君

玉局歌　陸務觀

玉局祠官殊不惡銜如清氷俸如鶴酒壺釣具常自隨

五尺新蓬織青蒻倚樓看鏡待功名半世兒癡晚方覺何如醉裏泛桐江長笛一聲吹月落蔣公新塚石馬高謝公飛旐凌秋濤徵霜莫遣侵鬢綠從今二十四考書玉局

律詩

桐柏觀　鄭薫

深山桐柏觀殘雪路猶分數里踏紅葉全家穿碧雲月寒巖障曉風遠蕙蘭芬明月出林去吹笙不可聞

又　趙師秀

山深地忽平縹緲見殊庭瀑近春風濕松多曉日青石壇遺鶴羽粉壁剥龍形道士王靈寶輕狂滿百齡

玉臺觀　杜甫

中天積翠玉臺遥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皷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顔生羽翼便應黄髪老漁樵

洞霄宫　蘇子瞻

上帝髙居愍世頑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九鎖不可到作者七人相對間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飛鼠白鴉翻長松怪石宜霜鬟不用金丹若駐顔又詩使欲洞霄為隱吏一菴閒地且相留

雜著以下係奉祠

古有職而今甚輕

本朝先未有祠禄但有為某宫某觀使者皆大官帶之真个是主管本宫本觀御容之屬其他只是監當差遣

雖嘗為諫官亦有為監當者如鹽場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為宮觀祠禄以待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輕皆可以得之矣朱語録

論觀使提舉之品第

宮觀使自真宗時始置以見任宰執領之及王文真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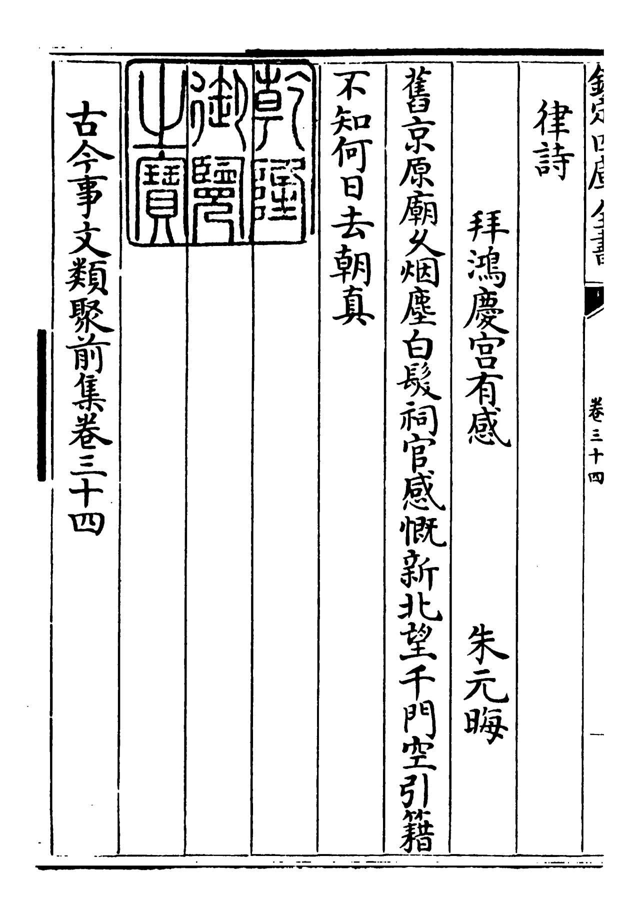
罷政始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宫使此前宰相領宫觀之所從始也熈寧初富文忠公以使相領集禧觀使居洛此宫觀使居外之所從始也渡江後前宰相在經筵者不以官高卑率為觀使若他官則使相已上乃得之其居外者必官至三少乃除淳熈中崇憲靖王自節度使拜使相封郡王中書進熟擬提舉洞霄宫周文忠當制引故事宗室使相外居者當得觀使上批如請紹興初趙文定以使相判潼川府乞祠乃除醴泉觀使非舊使

也開禧末陳勉之以特進罷相不帶職乃亦除觀使葢章逹之侍郎當制失之翌日李季章進呈改提舉洞霄宫合典故矣天禧以前祟觀以後宫觀使之名甚衆渡江以後宫觀不復置而觀使有三前宰相得醴泉宗戚則得萬夀其次則得佑神云近制前宰相見任使相領京祠者並為宫觀使若在外則少保已上始得使名使相以下提舉宫觀而已其餘宫觀從官係銜則為提舉庶官則曰主管也

律詩

拜鴻慶宮有感　　朱元晦

舊京原廟久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張樹幟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五

宋　祝穆　撰

仙佛部

佛

羣書要語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袁宏漢記紫金之像白毫之光白孔六帖青蓮妙相同上青蓮承趺金獸捧持藻井花鬘悤龍四垂劉禹錫記慈雲法雨六帖

古今事實

西方大聖人

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愽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

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釋迦佛生

周昭王二十四年釋迦佛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涌金蓮花自然捧雙足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年十九欲出家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迦黎衣傳衣與摩訶迦葉自一祖迦葉傳至三十二祖弘忍景德傳燈錄

漢明帝迎佛

後漢孝明帝永平二年偶夢金人巍巍丈六飛至殿庭光明炳耀問群臣通事舍人傅毅對曰臣聞西域有得道者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愽士王遵等十八人同往西域求迎佛法至月支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梵僧帶白氎畫釋迦像四十二章經白馬馱之邀至洛陽此中土有三寶之始也大藏一覽

佛法入中國

漢驃騎將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

人顔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蔡愔等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不滅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通鑑

阿難說法

第二祖阿難將入滅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阿難為說法

達磨携履

二十八祖達磨自天竺國泛海見梁帝不契潛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端居而逝瘞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而逝雲問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王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别師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

起壙惟空棺一隻草履存焉傳燈錄

弘忍鏡臺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有僧神秀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有居士盧慧能密於秀偈側寫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乃傳法於能

梁武溺佛

梁武帝晩溺信佛道凡三捨身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

豆羹糲飯而已身衣布衣侯景之亂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崩于淨居殿本紀

魏作金像

魏作永寧寺有金像高丈八尺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為九層浮屠掘地築基下及黄泉浮屠高九十丈上剎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梁紀

募錢造像

唐武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

通鑑

諫迎佛骨

韓愈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上迎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大人奔走諷唄至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踔於路愈聞惡之乃上表諫

晚事浮屠

白居易暮節惑浮屠尤甚至經月不食葷及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

居士本傳

繽繹佛教

宣宗嘗曰裴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繽繹數萬言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斧碎佛牙

五代趙鳳傳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方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毁佛像

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中國乏錢乃悉詔毁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

後主信佛

李後主酷信浮屠朝退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頓顙至為瘤贅親為桑門削作厠簡子試之腮頰

少有澁滯者再為治之其手不扱學佛握印而行僧犯奸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王師尅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江南野録

古今文集

雜著

論佛骨表　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歲少昊

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

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聖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

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狥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

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賔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惑

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逺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

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大悲閣記　　蘇子瞻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能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口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陁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

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吾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

不接必有道耶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愽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栴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各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

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耳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曽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劔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

所執無有礙緣何得無礙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内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并叙

蘇子瞻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

二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寘之他方為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為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真相院僧法泰方為塼塔十有三成峻峙嶓囿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㢘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

意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恚廢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踴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為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聚飛為煙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刹奠山川棺槨十襲閟精圜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墮坎泉

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
獷悍柔淑冥愚賢頑持此福逮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天堂地獄偈　　李丹

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
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國史補

古詩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

蘇子瞻

西方真人誰所見衣被七寶從雙猊當時修道頗辛苦
柏生兩肘烏巢肩初如濛濛隱山玉漸如濯濯出水蓮
道成一旦就空滅奔會四海悲人天翔禽哀響動林谷
獸鬼躑躅淚迸泉龐眉深目彼誰子遶林彈指性自圓
隱如寒月墮清晝空有孤光留故躔春遊古寺拂壓壁
遺像久此霾香煙畵師不復寫名姓皆云道子口所傳
從橫固已蔑孫鄧有如巨鰐吞小鮮來詩所誇孰與此
安得携掛其傍觀

感興　　朱元晦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群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盻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僧 尼附

羣書要語桑門(六帖)開士(同上)男曰優婆塞又曰僧又曰德士(大藏一覽)僧曰苾蒭本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二冬夏常青三性體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布條(尊勝經)行阿

耨菩提心是名上人摩訶般若經沙門有三坐禪為上輩誦經為中輩助衆為下輩無為經沙門漢言息也盖息欲而歸於無為也袁宏漢記禪有五有凡夫禪有外道禪有小乗禪有大乗禪有最上乗禪傳灯録雖復飲食而以禪悦為味維摩經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庶乎其可也韓文

詩句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杜寄贊上人

尼女曰優婆夷又曰尼大藏一覽

古今事實

達磨傳衣

初達磨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鑒置而不傳

沙門稱釋

晋道安授業於佛圖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釋為姓中夏沙門稱釋自道安始道安見習鑿齒自稱彌天釋道安

入遠公社

晉惠遠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刺史桓伊乃為遠於山東立房殿即東林也絶塵清勝之賓並不期而至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頴之南陽宗炳等凡百有二十三人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高僧傳

不過虎溪

遠法師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過

虎溪輒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脩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廬山記

招入白蓮社

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性嗜酒若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攢眉而去廬阜雜記

不入白蓮社

謝靈運求入淨社遠師以心雜止之范甯在豫章遠師

請入社范不能從遠師傳

女子寄宿

高僧嵬戒行嚴潔甞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嵬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草囊見試女乃淩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逼受妓女

鳩摩羅什姚主以妓女逼令受之乃自講說譬如臭泥

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臭泥

飛錫擲空

鄧隱峯擲錫空中飛錫飛身而過(缺)應真飛錫以躡虛(天台賦)

能通玄術

佛圖澄天竺人妙通玄術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夜光照室石勒聞其名召試其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勒愛子斌暴病死澄取

楊枝沾水灑而呪之遂甦

黑衣宰相

宋文帝以慧琳善談論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孔覬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通鑑

赤髭白足

佛陀耶舍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耶沙　釋曇如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

文殊問疾

維摩詰病佛遣文殊問疾

躡迹求法

道明禪師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躡迹追逐至大庾嶺曰我來求法願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

佛有五戒

元珪禪師有異人峩冠而至曰我嶽神也稽首乞戒師

曰付汝五戒能不淫乎能不盜乎能不殺乎能不妄乎能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為佛戒

看水牯牛

大安禪師曰安在溈山三十年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趕亦不去也

石頭路滑

石頭希遷大師也馬祖問師從什麽處來師云石頭馬

祖云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倒即不來

磨磚成鏡

南嶽懷讓禪師有沙門道一常日坐禪師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取一磚於石上磨一曰作什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師曰坐禪豈得成佛耶

罵佛罵祖

德山宣鑒禪師溈山問衆還識遮阿師也無衆曰不識溈曰是伊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云

一餅一鉢

守清禪師有僧問末後一句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餅煎一鉢到處是生涯問佛法大意曰擾擾忽忽晨雞暮鐘

茆茨石室

無業國師曰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茆茨石室向折脚鐺子煑飯喫過三二十年

一塢白雲

廣嚴院咸澤禪師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曰一塢白雲三間茅屋

白公問禪

杭州道林禪師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葉蟠屈如蓋遂棲止其上復有鵲巢其側人目為鵲巢和尚太守白居易入山曰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曰心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

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李公問禪

樂山惟儼禪師朗州刺史李翺問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翺作偈曰錬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髙髙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

蜂鑽紙窓

神鑽禪師見蜂子投紙窓中求出師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

百丈竿頭進步

招賢大師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一口吸盡西江水

襄州居士龐蘊初謁石頭和尚復與丹霞禪師為友石頭問日用事作麼生對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

頭非取舍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絶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後參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頓悟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女名靈照製竹漉籬鬻之以供朝夕

寒山子

天台寒山子以樺皮為冠寘大水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豐干禪師曰汝與我遊五臺

即我同流若不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却問去五臺作什麼曰我去禮文殊寒山曰汝不是我同流

拾得子

天台拾得者豐干禪師山中行至赤城見一子携至寺中名為拾得一日埽地寺主問汝畢竟姓箇什麼在何處住拾得放下埽帚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搥胷曰蒼天蒼天拾得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

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去

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形材腲脮蹙頞皤腹以杖荷一布囊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市見物輒乞或醯醢魚葅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並傳灯錄

萬迴師

萬迴師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娠迴迴生而愚八

九歲乃能語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其凡戍役於安西音問隔絶父母遣其問訊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父母異之宏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因號萬迴唐武后嘗賜之錦袍玉帶

施千僧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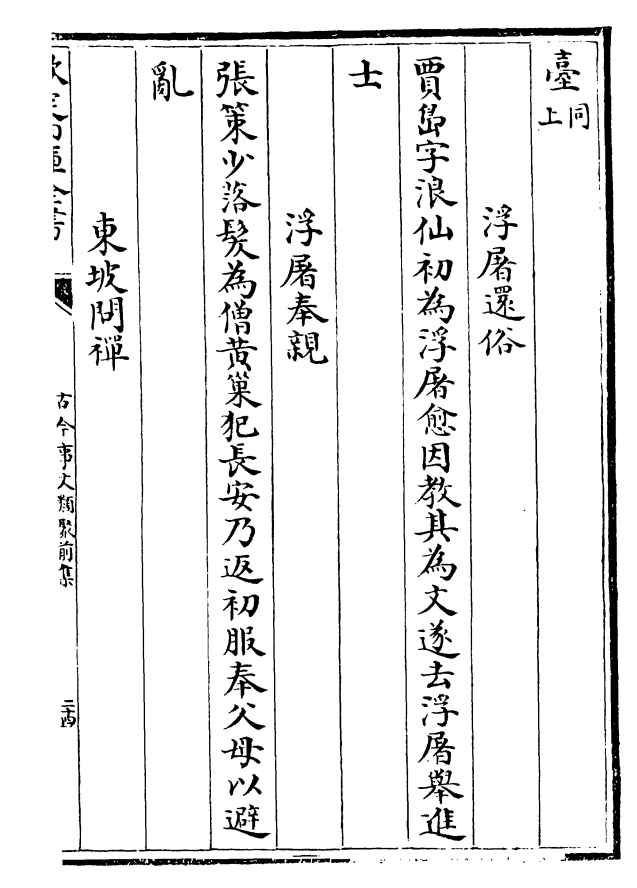
杜鴻漸自蜀還食千僧以為有報縉紳效之病甚令僧剔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為封樹類說

判僧飲酒

陸長源郎中判僧常滿智真等於娼家飲烹宰等事云口說如來之教在處貪財身着無價之衣終朝食肉苦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陁神通何有浄名入諸淫舍犯爾嚴戒黷我明刑仍集遠近僧徒痛杖三十處死雲溪友議

判僧賭錢

浙西韓滉相公斷僧靈晏等賭錢喧争云正法何曾執貝空門不積餘財白日既能賭博通宵必醉尊罍強說天堂難到又言地獄長開並付江神取骨波中便是泉



臺 同上

浮屠還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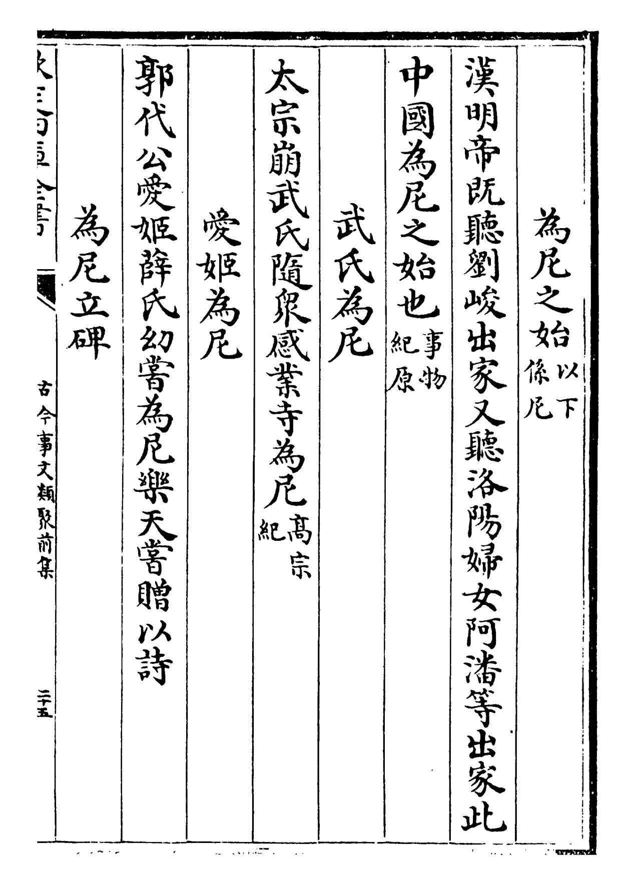
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愈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

浮屠奉親

張策少落髮為僧黄巢犯長安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

東坡問禪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東坡與之遊時住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數日一日值師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内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曰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内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頗留所繫玉帶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藴非有内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



爲尼之始 以下係尼

漢明帝既聽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此中國爲尼之始也 事物紀原

武氏爲尼

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 高宗紀

愛姬爲尼

郭代公愛姬薛氏幼嘗爲尼樂天嘗贈以詩

爲尼立碑

大明和尚卒弟子尼無染命僧靈嶼為行狀凢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立碑事今無染實涕淚以求柳文

感於妖尼

于尼者嘗適人生子後為二鬼所憑言事或有驗遂為尼名惠普士庶遠近輻湊以佛事之王樂道命李氏甥為其母首傳習妖教收下獄詔京東差官按之得諸公書自韓曾以下皆有之文公獨無上問其故公曰臣但不知知之當亦有書溫公日錄

捨宅為寺 尼寺附

東晉何充始捨宅安尼此尼寺之始也 事物紀元

為妾造寺

王縉為相為妾起感應寺宏麗無比當時頗為識者所笑 南部新書

題尼寺壁

楊凝式滑稽精舍老尼即王令公家乳母公至若不為禮乃書壁云暇日遊老比丘院延待甚厚尼甚感之後

悟老比之言立圬鏝之紀異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鑒禪師碑

柳宗元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諡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

于其祠幢蓋鍾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
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
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鬬奪相賊殺喪其
本實誖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
世更楊墨黄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
源合所謂生而静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
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
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

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者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

公德受旂纛節戟來莅南海扃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亟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磨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黙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隂其道爰施在溪之曹龍合猥附不夷其髙傳告咸陳惟道之褫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内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

帝中宗騁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遥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傅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

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序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若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説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説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

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説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説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宫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氏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服朝服或漏於淫怔之説以斁彛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於潮浮屠之徒懽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予求叙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矣嗚呼悲吾絆不得侶師

以馳

送文暢上人序　　柳宗元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照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葢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踰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

雲代之間有虛山焉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祕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壓朔陲將欲與文殊之會脫去䌖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習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悵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

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凝滯然後蕆衣械之贈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迴躅偉長德璉之述作豈擅重千祀哉庶欲竊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

論禪學之始

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説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其廣大自勝之説幻

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為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法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梁會通間達磨入來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達磨一切埽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指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也朱語錄

古詩

太白贈胡僧歌并序

李白

太白中峯絶頂有胡僧不知幾百歳眉已長數寸身不製繒帛衣以草葉常持楞伽經路僻迥絶人跡罕到嘗東峯有鬭虎弱者將死而僧以杖觧之西湫有毒龍久而為患而僧於器貯之商山趙叟前年採茯苓深入太白偶値此僧宿余嘗有獨往之意聞而悦之乃為歌曰

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入中峯

世人難見但聞鍾窓邊錫杖解兩虎床下鉢盂盛一龍草衣不針亦不線兩耳垂肩眉覆面此僧年紀那得知手種青松今十圍心將流水日清淨身與浮雲無是非商山老人已曾識願一見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知城裏看山空黛色

律詩

贈楚雲上人　　温庭筠

松根滿苔石盡日閉禪關有伴年年月無家處處山煙

波五湖遠瓶履一身閒岳寺蕙蘭晚幾時幽鳥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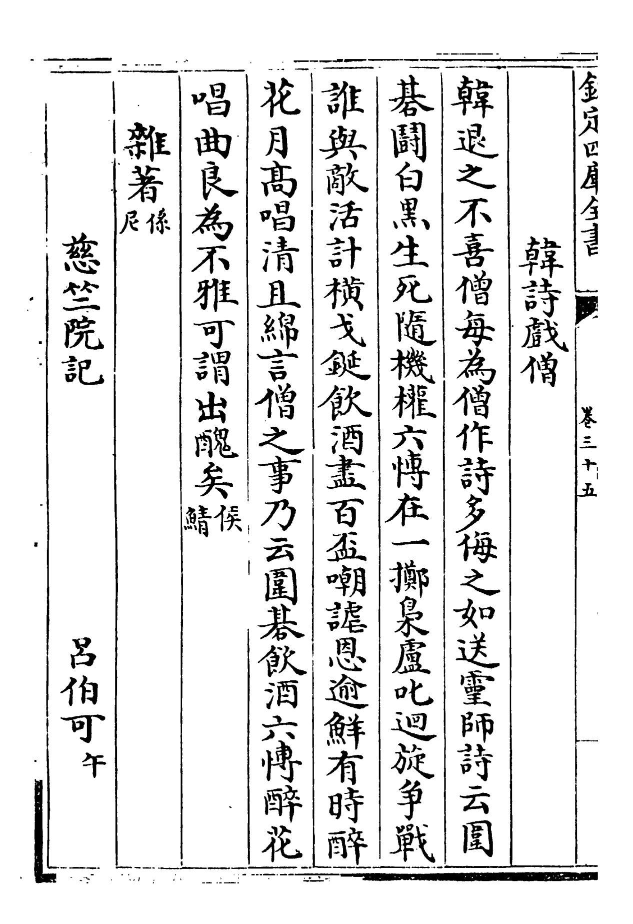
贈僧　杜荀鶴

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揔輸僧

贈老僧　薛能

清瘦形容八十餘鈥懸籬落似村居勸師莫羡人間有幸是元無免破除

詩話



韓詩戲僧

韓退之不喜僧每為僧作詩多侮之如送靈師詩云圍棊鬬白黑生死隨機權六愽在一擲梟盧叱迴旋爭戰誰與敵活計横戈鋋飲酒盡百盃嘲諧思逾鮮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綿言僧之事乃云圍棊飲酒六愽醉花唱曲良為不雅可謂出醜矣侯鯖

雜著係尺

慈竺院記　呂伯可午

嘉熙三年某月某日歙尼祖證狀于郡曰祖證俗家靈山之前里中舊祠僧伽大士有水旱疾疫必禱禱必應令頹毁久矣過者太息祖證不揆不謀于衆不丐于人自輸家財因其遺址以崇成梵宇凡費錢五百萬三年而後成與徒衆晨香夕燈上祝聖人壽下俾鄉人彼有所皈依顧昔馮椿莽今馮道場於吾佛法固善而名額不得上賜如國王法何創而求之實難惟因其廢於彼而取以名於此則亦條例之所許也城南太平興國寺

中有廢院曰慈竺祖證願徙以榜之惟慈悲幸聽郡嘉其意為上之部部上之省至四年某月符下黒白衆瞻仰欷喜歎未曽有予友人汪翔甫述其顛末來以記祖證翔甫之諸姑也自乾竺法入中國其徒俻著天堂地獄鬼神為張因果罪福之説以為人死為鬼鬼復為人隨善惡報還復無窮若善男子善女人悉當如是觀故其誘人甚速入人甚深無智愚皆知之婦人女子亦信嚮焉然流弊有二彼其朝辭房闥暮宿禪寂割父母深

愛絶男子大欲離棄骨肉麤食壞衣以自屏於山顛水涯足跡罕到之境而人道滅矣復有曲眉豐頰命薄志違不得已發勇猛心為式叉摩那卒之胥訓胥效龍蛇汚雜而禮法闕矣證則不然幼即茹蔬誦經蕭然有物外意嘗往師能仁寺尼如通旋返其家靜居一室日以梵誦為事或問之曰出家兒當如是耶證曰此吾教七衆中所謂優婆夷道師林所謂在家菩薩而金色女所謂名出家者不必在阿蘭若處也已而戶外之屨常滿

僧俗混處非便始别營室廬以居之而必於其黨密邇之地庶恩相愛文相接無異於在家時也證雖以度人為事然不輕受往往擇其家世之良氣質之美與其有以自給無求於外者乃與之進懼不爾則外誘内移將不能以守吾教矣此豈㓕人道闕禮法者所可同日語哉向使其不具室羅未尼之相而從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則柔則懿婦德母儀當必有可觀者士大夫平日於親故交際繆相愛敬一旦利害相及名位相

軋反眼若不相識而彎弓下石者有之苟可以求富貴利達不背公死黨則左右詭隨雖行不顧言壞名敗義不恤也聞證之風寧不少愧昔韓吏部於謝自然深致其告戒感傷之意至詠華山女頗獨假借得非以霧閣雲窓追攀不可其持守甚嚴有以自拔於流俗者歟彼有證之一猶見取於吏部吏部而遇證當如何其稱予也予故因翔甫之請極陳其事以警世之為尼者且以警吾黨之士而亦以自警云

佛寺

羣書要語招提菩薩皆古佛號故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一也釋書○精舍○梵宫○寳地○紺園○化城○淨土○鷲峯○布金之地並六帖○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應劭風俗通

詩句若耶溪傍雲門寺青鞋布襪從此始杜　紺宇出青蓮坡蔣山

古今事實

建寺之始

漢明帝於東都門外立精舍以處攝摩騰竺法蘭即白馬寺也騰始自西域以白馬䭾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名剏置白馬寺即僧寺之始也事物紀原

祗園

佛大檀越須達多長者居舍衛國常施孤獨故曰給孤園因往王舍城護彌長者家為男求聘因見其家請佛

說法須達本事外道忽聞佛法生歡喜心接足作禮而白佛言我舍衛國人多信邪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化佛黙受請即遣舍利佛指授規則徧處永蹈唯有祇陁太子一園廣八十頃林木欝茂幽静可居既得勝地往白太子太子戲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須達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九千二百處白王遣使請佛安居經狩異相

捨宅為寺

晉司徒王珣及弟珉捨宅為虎丘寺白居易東都履道

第卒後為佛寺荆公居金陵自東門往蔣山至其故宅方半道乃鑿渠决水以通城河後請以宅為寺因號半山

嘗曹溪水

梁天監元年有天竺國僧智藥自西土來泛舶至漢土尋流上至韶州曹溪水口聞其香掬嘗其味曰此水上流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寶林乃云此去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寶在此演法今六祖南華是也

佛宇如殿

魏世宗作瑶光寺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宫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綉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通鑑梁紀

寺為窟室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崔浩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宜除之及魏主討盖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

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盖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産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為窟室以處婦女浩因説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詔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誅太子晃素好佛法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諫起佛寺

宋虞愿為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宫寺費極奢侈又起莊嚴剎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剎各五層帝曰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帝怒使人馳曳下殿

卓錫開山

舒州潛山最奇絶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

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俱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

神獻寺基

國一大師因獵者導自徑山重岡之西至於危峯之北有項素衣老人前而致拜請師登山絕頂入五峯之間

願捨此地為師立錫之所有太湫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湫當涸留一水穴幸勿堙之我將時至而衛師言訖雲霧晦瞑風雨驟作及明既霽湫水盡涸惟一穴尚存謂之龍井今庵基見在諸草不生事狀

上方

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方琮曰昏暗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淳古君子也

方文

唐顯慶中王元策使西域至毗耶離城晉合摩國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横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室

毁佛寺

唐武宗朝祠部奏括天下寺四萬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毁山野蘭若所毁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二十六萬五百人本紀

古今文集

古詩

嶽麓道林二寺詩　杜甫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二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刼宮墻壯麗敵香厨松道清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烏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傍此煙霞茅可誅

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
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
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馬足圖久為野客尋幽慣
細學何顒免輿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
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夫

嶽麓寺　沈傳師

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為聞岳國富山水
青嶂遝迤僧家園含香珥筆皆耆舊讌挹自忘臺省尊

不令執簡候亭館直許㩦手遊山樊忽驚列岫晩來逼
朔雪洗盡煙嵐昏碧波迴嶼三山轉丹檻遶郭千艘屯
華鑣蹀躞徇沙步大旆綵錯輝松門梫枝競鶱龍蛇勢
折榦不減風霆痕相重古殿倚巖腹别引新徑縈雲根
目傷平楚虞帝魂情多思遠聊開樽危弦細管逐歌颭
畫鼓繡靴隨節翻鏘金七言陵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軒
嗟余老倒久不利忽復感激論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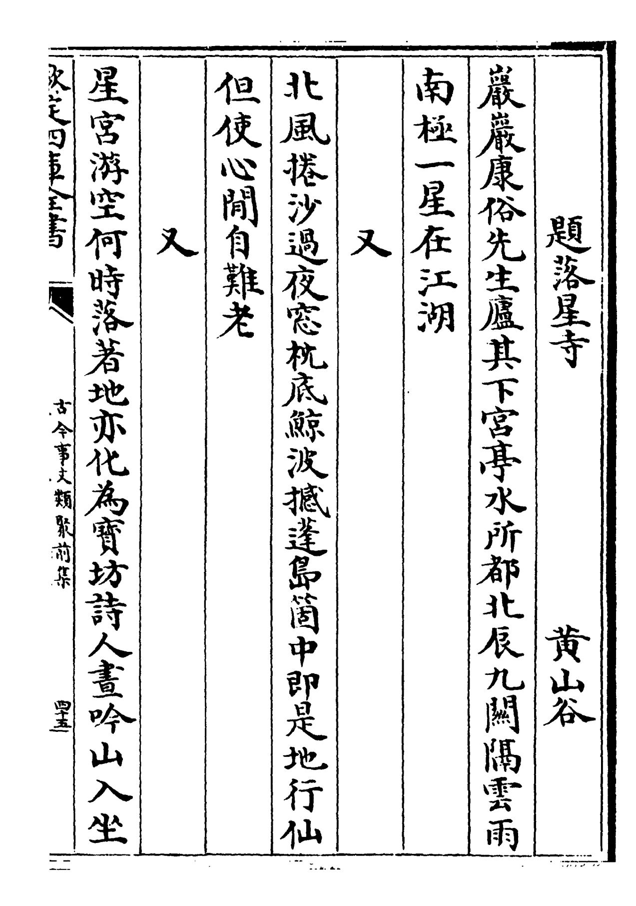
道林寺　韋蟾

石門迴接蒼梧野愁色陰深二妃寡廣殿崔巍萬壑間長廊詰曲千巖下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暖日斜明蝃蝀梁濕烟散幕鴛鴦瓦北方部落檀香塑西國文書貝葉寫壞欄迸竹醉好題窄路垂藤困堪把沈裴筆力鬬雄壯宋杜詞源兩風雅他方居士來施齋彼岸上人投結夏悲我未離擾擾徒勸我休學悠悠者何時得與劉遺民同入東林白蓮社

金山行

郭功父

金山杳在滄溟中雪崖氷柱浮仙宫乾坤扶持自今古
日月㫄𨞚躔西東我泛靈槎出塵世搜索異境窺神工
一朝登臨重太息四時想像何其雄卷簾夜閣掛北斗
大鯨驚浪吹長空舟摧岸斷豈足數往往霹靂鎚蛟龍
寒蟾八月蕩瑶海秋光上下磨青銅飛烏不盡暮天碧
漁歌忽斷蘆花風蓬萊久聞未成往壯觀絶致遥應同
潮生潮落夜還曉物與數會誰能窮百年形影浪自苦
便欲此地安微躬白雲南來入我望又起歸興隨征鴻



題落星寺　　黄山谷

巖巖康俗先生廬其下宫亭水所都北辰九關隔雲雨南極一星在江湖

又

北風捲沙過夜窓枕底鯨波撼蓬島箇中即是地行仙但使心閒自難老

又

星宫游空何時落著地亦化為寳坊詩人晝吟山入坐

醉客夜愣江撼床蜜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為侯王不知青雲梯幾級更借瘦藤尋上方

又

落星開士深結屋龍閣老翁來賦詩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宴寢清香與世隔畫圖絶妙無人知蜂房各自開戶牖處處煑茶藤一枝

慈雲寺　　黄魯直

城東寶坊金碧重道人脩患剪蒿蓬一缾一鉢三十年

瓊樓碧瓦上秋空稻田摩衲擁黄髮專築書閣諸天中

三后在天遺聖墨百神受職扶琳宫文思帝澤餘温潤

雨露下國常年豐貢川章川結襟帶梅嶺桂嶺來朝宗

參旗斗柄畧欄楯清坐耳聞河漢風道人飽參口掛壁

頗喜作詩如巳公家風秀句刻琬琰邀我落筆何能工

安得雄文壓勝境九原喚起杜陵翁

虎丘寺　　　　蘇子瞻

入門無平田石路細穿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井湛

盧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殺氣喋蛙黽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礦當年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為百歳後仙鬼互馳騁窈然留清詩讀者為悲哽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意頗凄冷我來屬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旦愁鳶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哂歸田行可請

遊甘露寺　蘇子瞻

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狠石云諸葛孔明

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也大鑊二按銘
梁武帝所鑄畫獅子一菩薩二陸探微筆
衛公所留祠堂在寺手植柏合抱矣近寺
僧發古殿基得舍利七粒并石記乃衛公
為務宗追福所葬也
古郡山為城層梯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寛一
覽吞數州山長江漫漫却望大明寺惟見煙中竿狠石
卧庭下穹窿如伏羱緬懷卧龍公挾策事堈鐟一談收

猘子再説走老瞞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蕭公古鐵
鑊相對空團團坡陁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
渭城辭漢盤山川失故態恠此獨能完僧繇六合人霓
衣掛氷紈隠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謾破版陸生畫青猊
戲盤蹦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
不刋赫赫贊皇公英姿凜以寒古柏手親種挺然誰敢
干枝撑雲峯裂根入石窟蟠薙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
瘞藏豈不牢見伏理可歎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刓方

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摶况彼安庸子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軌後世徒辛酸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律詩

金山寺　張祜

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舡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

又　孫魴

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剰得月地少不生塵橹過妨禪夢濤驚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

無錫縣東山寺　張祜

舊宅何人在空門客自過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小洞穿斜竹重堦夾瘦莎殷勤入城市雲水暮鍾和

天台寺　杜荀鶴

一到天台寺高低景旋生共僧巖上坐見客海邊行野色人耕破山根浪打驚忙時向閒處不覺有閒情

登甘露寺　周繇

盤山上幾層峭壁半垂藤殿鎖南朝像龕禪外國僧海濤摏砌檻江雨灑窗燈日暮疎鐘起聲聲徹廣陵

孤山寺　張祜

樓臺聳碧岑一逕入湖心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月鐘聲在北林

題東虎丘寺　白居易

香刹看非遠祇園入始深龍蟠松矯矯玉立竹森森怌

石千僧坐靈池一劍沉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寄言軒冕客此地好抽簪

夜遊西虎丘寺　白居易

不厭西丘寺閒來即一過舟舡轉雲島樓閣出烟蘿路入青松影門臨白月波魚跳驚秉燭猿覷怪鳴珂摇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香花助羅綺鍾梵雜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題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朗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鍾磬音

過寶慶寺　司空曙

黄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池晴龜出曝松暮鶴飛迴古井碑横草隂廊畫雜苔禪宫亦銷歇塵世轉堪哀

題鶴林寺僧室　李涉

終日昏昏醉夢閒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

楓橋寺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鍾聲到客舡

登雲棲寺塔　劉禹錫

步步相携不覺難九層雲外倚欄干忽然笑語半天上無限遊人舉眼看

天竺寺　白居易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西澗水流東澗水

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
遥想吾師行道處仙花桂子落紛紛

題廬山寺　馬戴

白茅為屋宇編荆數處堦墀石疊成東谷笑言西谷響
下方雲雨上方晴鼠驚樵客緣蒼壁猿戲山僧撼紫檉
別有一條投澗水竹筒斜引入茶鐺

虎丘西寺　劉禹錫

吳王冠劍作塵埃葬地𭊘為七玉臺石砌百尋光似鏡

井輪千轉響成雷昔年棣蕚聮枝發今日蓮宫並蔕開更有女郎墳在此時時雲雨試僧來

題靈巖寺　劉禹錫

十萬人家天塹東管弦臺榭滿東風功歸范蠡五湖上國破西施一笑中香徑自開蘭葉細屧廊猶響月華空樽前有暇但懷古欲飲一杯誰與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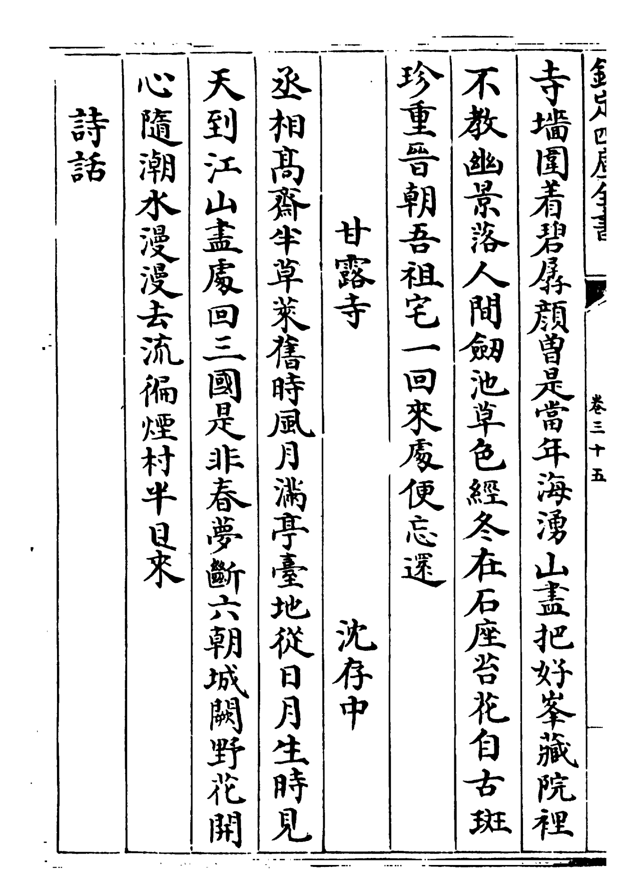
陪潤州裴如晦學士遊金山迴作　楊公濟

世上蓬萊第幾洲長雲漠漠鳥飛愁海山亂點當軒出江水中分繞檻流天遠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迴舡却望金陵月獨倚牙旗坐浪頭

金山寺　　王介甫

天末海雲横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舡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祇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飄然欲作乘槎計一到扶桑恨未能

遊虎丘山寺　　王元之



寺墻圍着碧孱顔曾是當年海湧山盡把好峯藏院裡
不教幽景落人間劒池草色經冬在石座苔花自古斑
珍重晉朝吾祖宅一回來處便忘還

甘露寺　沈存中

丞相高齋半草萊舊時風月滿亭臺地從日月生時見
天到江山盡處回三國是非春夢斷六朝城闕野花開
心隨潮水漫漫去流徧煙村半旦來

詩話

靈隱夜吟

宋之問遊靈隱夜吟云鷲嶺欝岧嶤龍宮隱寂寥久不能續有老僧坐禪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引泉遥云云遅明僧不見人以為駱賓王也

闍梨飯後鍾

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擊鍾其後播鎮揚州訪舊題詩處有曰上堂已了各西

東慙愧闍梨飯後鍾後二紀播出鎮是邦向所題已碧紗籠之矣乃續云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烹食寺犬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一日烹寺犬食之僧笑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即不申理其破題云僧惟不淨狗也宜偷餅餌引來猶擺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難回顧兎之眸又云既欲思於實腹遂乃設於空喉取狗器也見侯鯖錄

寺僧蒸豚

王中令既平蜀餓甚入一村寺主僧醉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之公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餽蒸猪頭甚美公喜問止能飲酒食肉耶爲有宅拔也僧言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云嘴長毛短淺含膔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貯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氊根來比並氊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仇池筆記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五